

唐代宣笔考辨

文媛媛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 唐代宣笔, 因其使用特殊的制作材料——紫毫, 而被称为紫毫笔; 又有宣城诸葛氏世代做笔, 且质量较高, 远近闻名, 因而宣笔又被称为诸葛笔。紫毫笔和诸葛笔成了宣笔的代名词。紫毫出自宣州溧水中山兔, 而非汉赵之中山郡兔毫。宣笔的制作十分精良, 使用宣笔的人群非常广泛, 人们对其评价也很高。宣笔作为贡笔最晚当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作为贡笔的宣笔, 在质量上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然而, 经历了唐北宋的繁华后, 宣笔因种种原因走向衰落。

关键词: 唐代; 宣笔; 紫毫; 诸葛笔; 宣城; 兔毫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3-0202-05

宣州, 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属楚地, 秦为鄣郡, 汉武帝改为丹阳郡, 顺帝立宣城郡, 隋开皇九年平陈, 改郡为宣州。唐高祖武德七年改为宣城郡, 肃宗乾元元年复为宣州。宣州产笔闻名于世, 东晋时期王羲之祖孙皆用宣笔。到了唐代, 尤其是中唐以后, 宣笔的使用人群和知名度更加广泛。人们根据宣笔的制作材料或世代知名制笔人的姓氏, 赋予宣笔紫毫笔、诸葛笔的代称。对宣笔的考辨, 有利于我们了解宣笔的辉煌历史。通过对传统工艺走向衰落之原因的反思, 也可对今日徽笔之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将就紫毫产地、宣笔的产销与知名度、宣笔入贡以及宣笔衰落的原因等进行考辨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一、“紫毫”产地考

“尖如锥兮利如刀, 江南石上有老兔, 吃竹饮泉生紫毫, 宣城之人采为笔, 千万毛中拣一毫。毫虽轻功甚重, 管勒工名充岁贡。君兮臣兮勿轻用, 勿轻用, 将何如? 愿赐东西府御史, 愿颁左右台起居, 搦管趋入黄金阙, 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 君有动言直笔书, 起居郎侍御史, 尔知紫毫不易致, 每岁宣城进笔时, 紫毫之价如金贵, 慎勿空将弹失仪, 慎勿空将录制词。”^[1]这首《紫毫笔》为白居易的新乐府讽喻诗之一, 人们通过这首诗更进一步了解了宣笔。紫毫笔产自宣州已无疑义, 但是作为紫毫笔主要成分

的紫毫来源于何处, 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争议。争议主要围绕北方之中山郡和南方溧水中山两个地方展开。认为“紫毫”来源于汉赵之中山郡的学者们, 主要持两种理由: 一是认为韩愈《毛颖传》中所谈的中山人毛颖, 非溧水之中山人; 二是认为南方地多山林树石, 不如北方平原旷野适宜野兔生长, 因此紫毫当出自北方。

现将韩愈《毛颖传》的其中一部分摘录下来进行分析。“毛颖者, 中山人也, 其先明视, 佐禹治东方, 土养万物有功, 因封于卯地, 死为十二神。……秦始皇时, 蒙将军恬攻伐楚, 次中山, 将大猎以惧楚。……遂猎围毛氏之族, 拔其毫, 载颖而归, 献俘于章台宫。……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 相推致, 其出处必偕。上召颖, 三人者不待诏, 辄俱往, 上未尝怪焉。……其子孙甚多, 散处中国夷狄, 皆冒管城, 惟居中山者, 能继父祖业。”^[2](5738-5739)不少学者认为毛颖为赵之中山郡人, 然而, 这不符合常理。韩文中有言, 秦始皇派蒙恬攻伐楚国, 蒙恬先在中山进行大猎, 以达到使楚惧怕的目的。若此“中山”是指赵之中山, 那么与楚地相距甚远, 何谈惧楚? 而只有在当时属于楚国的溧水中山一带进行大猎, 才可能达到惧楚的目的。^[3]《毛颖传》将笔、墨、砚、纸分别比作中山毛颖、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据《新唐书·地理志》载: 宣州宣城郡贡笔、绛州绛郡贡墨、虢州弘农郡贡瓦砚、越州会稽郡贡纸。据此逐一一对号可推测, 毛颖之中山当指宣州溧水中山。

收稿日期: 2012-12-04; 修回日期: 2012-12-27

作者简介: 文媛媛(1987-), 女, 河南项城人,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经济史。

唐代人陆龟蒙，作《管城侯传》云：“毛元锐，字文锋，宣城人。其族有窜于江南者，居于宣城溧阳山中，宗族豪甚。”^{[2](8419)}这就更加确定了毛颖是宣州溧水中山人，而非赵之中山郡人。

另有学者认为白诗中“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的说法为误，而认为宣州紫毫出自北方兔者，大都以南方地形多山林、不适宜长成优秀兔毫为理由。“《广志会献》云：‘诸郡献兔毫，出鸿都门，惟有赵国毫中用。’意谓赵国平原广泽无杂草木，惟有细草，是以兔肥。肥则毫长而锐，此则良笔也。”^{[4](7)}张文潜《明道杂志》亦云，“予尝问宣州笔工，用毫皆陈毫宿州客所贩，宣兔毫不堪用，盖兔居原则毫全。宣兔居山，出入为荆棘树石所伤，毫例短秃。”^[5]另有宋代画家崔慤，尤喜作兔，自成一家。他认为：“大抵四方之兔，赋形虽同，而毛色小异。山林原野所处不一，如山林间者，往往无毫而腹下不白，平原浅草则毫多而腹白，大率如此相异也……闻江南之兔未尝有毫，宣州笔工复取青齐中山兔毫作笔耳。”^[6]

如王羲之所言，赵（中山）国兔毫在汉晋时确实出名，其中与其地处平原不无关系，但若认为宣州紫毫笔之原材料——紫毫来源于北方，笔者不敢苟同。王羲之是东晋人，而他所言的赵国中山郡兔毫可为良笔，是汉代的事。发展到唐代，中间经历数百年，世事变化也未可知。张文潜和崔慤所言，一说宣州紫毫来源于陈毫宿州所贩卖，一说来源于青齐山中。但是，有唐一代，无论是陈毫宿州，还是青齐之地，均无关于进贡兔毫或者特产兔毫的记载，而宣州宣城郡却有相关记载。据《北户录》载：“其宣城岁贡青毫六两，紫毫三两，次毫六两，劲健无以过也。”^{[7](21)}此处提到宣城不但岁贡兔毫，而且所贡兔毫劲健无比。既然能作为贡品，可知宣城兔毫优质而出名。另外，“《图经》云：宣州中山又名洧山，溧水县东一十里，不与群山连接，古老相传，中有白兔，世称为笔最精。”^[8]唐代著名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亦有此方面记载：“中山，在县东南一十五里。出兔毫，为笔精妙。”^{[9](685)}此县即为唐代宣州下辖之溧水县。笔者并非否认张文潜和崔慤所言失实，但其二人所处时代已是宋代，因唐代宣州紫毫笔知名度极高，制笔量势必很大，而造笔需用大量紫毫，紫毫又不易得到。到了宋代，溧水中山紫毫不足用，要取青齐山中兔毫，或是从陈毫宿州贩运至宣州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

事实上，地处山林之兔毫，未必全如上所说不堪用。“山兔多黄褐色，皮毛温暖，惟革质薄而脆，用以御寒，不甚坚致。毫可制笔，其锋尖利，名为紫

毫。”^[10]如此而言，山兔毫不仅可以制笔，而且制成的笔，笔锋尖利。况且，“但产毫之说，凡物古今异，宜者类多矣，或一时选制之精。”^[11]随着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古今之物产也会发生变化。同一时代不同地方物产不尽相同，同一物种在不同时代亦有其不同的特点，如汉赵之兔毫，亦如唐代宣州之紫毫。

二、宣笔的制销与知名度

自古以来，制笔材料不一，笔的种类繁多。“番禺诸郡如陇右，多以青羊毫为笔，韶州择鸡毛为笔，昔溪源有鸭毛笔……然未若兔毫。”^{[7](21)}唐代宣笔即是选择秋兔夹脊毫，杂以鼠须制成。宣笔的制作工序非常繁琐，但制成的宣笔精妙耐用，知名度很高。

（一）宣笔的制销

宣笔的制作十分不易，其对原材料的选用、笔工的工艺水平都有很高的要求。在兔毫的选择上，选用仲秋时的野兔夹脊毫。凡制紫毫笔，必选用秋兔，而秋兔中又以仲秋时节的兔毫为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孟秋去夏近，则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则其毫脆而秃”。而在八月仲秋的时候，天气冷暖适中，此时的兔毫选来做笔是最优的。兔毛长而有力者称为毫，短而较软者称为毳。“其夹脊上有两行毛，此毫尤佳。”^{[4](8)}秋兔夹脊上的毛长而有力，选来做笔，可使笔锋尖利。诸葛氏制笔的另一重要原材料鼠须，来源于栗鼠。“栗鼠，苍黑而小，取其毫于尾，可以制笔，世所谓鼠须，栗尾者也，其锋乃健于兔。”^{[12](37)}栗鼠数量不及普通的家鼠多，比较罕见，因此鼠须的获得十分不易。

采集兔毫、鼠须的人群，既有宣城本地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宋代，也或有宿州、亳州等外地贩运者。采毫人将兔毫、鼠须卖给制笔者，笔工按照制笔工序谨慎执行。“王逸少笔势图，先取崇山绝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取其笔头长一寸，笔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13]，可见，善用笔者，对材料及做工都有很严格的要求。“散捉紫毫新脱颖，玄泓渴饮淬锋寒，将军翰墨场中老，避槊方知斂槊难”^[14]，这首《赠笔工》，作者通过用笔而感受到笔工制笔之不易。在如此严格的程序下，制成的宣笔质量自然很高，价格亦不会低廉。

商品价格与制作它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除此之外，还受原材料及供求关系的影响。在原材料比较稀缺、而外部需求大于供给量的时候，商品的价格自然会随之上涨。“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

之价如金贵。”由于原材料紫毫非常难得，在向朝廷贡笔的时节，紫毫的价格贵堪比金，因此宣笔的价格也随之昂贵。南唐宜春王李从谦，学习东晋二王的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以十金”^[15]。宣笔供不应求，在时局不好的情形下，宣笔的价格也会上涨。“宣城阻兵十三载，犹喜山中老兔在。三缣一字不易得，笔价亦与时俱昂。”^[16]

沉正曜《咏宣州紫毫笔》云：“独有宣州笔，千回郑重看。名从白傅着，制拣紫毫难。管直心先正，锋藏体自端。贡曾供御案，价早重词坛。”^[17]宣笔制作艰难、价格昂贵，已为大家所共知。也正因为如此，宣笔的质量高，用起来舒心应手，使宣笔的知名度不断扩大。

（二）宣笔的知名度

早在东晋时期，宣州陈氏就能做笔，王羲之曾向陈氏求笔。“世传宣州陈氏，世能作笔家传。右军与其祖求笔帖，后子孙尤能作笔”^{[4](14)}。这时的宣笔已很有名气，且世代家传。到了中唐时期，柳公权又慕名去宣州求笔，“唐柳公权求笔于宣城”^{[4](14)}，可知宣笔之名经久不衰。中唐以后，宣州诸葛氏，世代制笔，且技术很高，造出的笔使用起来更加舒适，使得宣笔的知名度更加广泛。

人们常借宣笔赋诗纾解自己的情怀，通过许多文人的诗集，我们可以看出宣笔的使用人群之广。吴融《赠辩光上人草书歌》云：“篆书朴隶书俗，草圣贵在不羁束，江南有僧名光，紫毫一管能颠狂。”^[18]元稹《不复撰成徒以四韵为识》云：“紫毫飞札看犹湿，黄字新诗和未成。”^[19]宣城人梅尧臣有“诸葛久精妙，已能闻国都。紫毫搜老兔，苍鼠拔长须”^[21]之句，诸葛氏以山兔之紫毫和苍鼠之鬚为材料做笔，使得宣笔更加适用，宣笔的名声也日渐扩大，几乎人人皆知。宣笔除了用于写字外，还用于作画。名画家张通，极善于作树石之画，“通能用紫毫秃锋，以掌摸色，中遗巧饰，外若混成”^[23]。陈宓有“玉质纵横黄绢外，春阳却自紫毫开”^[24]之叹。

善用宣笔的人，对笔的质感和舒适度有着极高的评价。欧阳修《圣俞惠宣州笔戏书》：“圣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笔。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并通过与京师其他笔工的对比，得出“岂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之赞。^[25]黄庭坚认为“宣城诸葛高，三副笔锋虽尽，而心故圆，此为有轮扁斲轮之妙”^[26]。邓肃认为：“不能用诸葛笔而欲作字，如项羽弃范增而欲取中原也，其可乎？”^[27]

另有不少文人根据自己的体会，直接写出了对宣笔的咏叹。如大历中官拾遗耿漳《咏宣州笔》：“寒

竹惭虚受，纖毫任几重，影端缘守直，心劲懒臧峰，落纸惊风起，摇空洒露浓，丹青与从事，舍此复何从。”^[28]这些都是宣笔舒适耐用的真实写照，为宣笔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三、作为贡品的宣笔

唐代，宣笔是宣州地方的土贡之一。通过考证，宣笔入贡时间最晚当在天宝中。土贡政治意义重大，作为贡品的宣笔制作更加严格。贡笔在数量上没有规定，但是据分析，贡笔不只有岁贡，而且有月贡，还可能按照需要随时入贡。

（一）宣笔入贡的时间考

有唐一代，有贡品记载的史料主要有《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和《新唐书·地理志》。《唐六典》记载了开元二十五年贡，《元和郡县图志》中的开元贡为开元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贡、元和贡为元和元年至九年贡，《通典》记载了天宝中贡，《新唐书·地理志》所载为长庆贡。^[29]前四种史料中不但没有宣州（宣城郡）贡笔的记载，而且没有唐代任何一地关于贡笔的记载。《新唐书·地理志》首次记载了宣州贡笔，“宣州宣城郡，望。土贡：银、铜器、绮、白紵、丝头红毯、兔褐、簞、纸、笔、署预、黄连、碌青”^[30]。若按新志记载，那么宣州宣笔作为贡品入贡的时间应该是在穆宗长庆时期，但这与白居易《紫毫笔》中提到进笔的时间不相符合。

贞元十五年秋，白居易在宣州参加乡试，被选为宣州乡贡。那么《紫毫笔》的成诗时间应是在贞元十五年以后，也即他到过宣州，了解到宣州贡笔及红线毯等情形之后，才依据实情作了《紫毫笔》《红线毯》等诗。照此推测，则与《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相吻合。《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宣州贡赋虽未直接提及贡笔，但是“自贞元后，常贡之外，别进五色线毯及绫绮等珍物，与淮南、浙江相比”^{[9](681)}。结合白居易的《紫毫笔》诗可知，此处记载中常贡之外，当有宣笔进贡。那么，唐代宣州贡笔的时间又可以提前到德宗贞元时期。

事实上，天宝年间，在运至京城长安的各地特产中就曾提到过宣笔。“韦坚，京兆万年人。天宝元年三月，……坚预於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百只，置於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楫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凡数十郡。”^[31]韦坚将各地运至京中的名特产品以地别为界，分别置于广运潭

侧进行展览,然后再作为贡品送入宫中。笔作为宣城郡的特产便在其中。据上述分析可知,宣笔在唐代作为贡品入贡的时间最晚应在天宝年间。

(二) 宣笔的入贡

唐制:“凡天下朝集使皆令都督、刺史及上佐更为之;……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于京都,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讫,于尚书省与群官礼见,然后集于考堂,应考绩之事。元日,陈其贡篚于殿庭。”^{[32](79)}

唐代贡笔地区极少,宣笔又是宣州特供,因此贡笔任务是由宣州选派本地都督、刺史或上佐,也即朝集使亲自负责押送至京师。安史之乱后,常贡物品除有时由地方节度使、州官运送外,大多则由朝廷派出的专使、宦官直接押送。^[33]宣州朝集使将笔等贡品带到京师后,于元日将其陈列于殿厅之上,以供挑选检验,分别入库。

白居易诗言,“毫虽轻工甚重,管勒工名充岁贡”,兔毫虽然不重,但是制笔工序相当繁琐。况且,制成后,笔工还需要将自己的姓名刻在自己制作的笔上,一旦在检验时发现质量问题,可以根据笔上所刻笔工的姓名追究责任。如御用时得心应手,笔工也会受到天子的夸赞。如虞集在《与笔生》中提到:“圣明天子御奎章,翰墨昭回日月光,画殿风微口风翥,春池波暖六龙骧。侍臣近榻夸先得,内史开函喜自将,借问紫毫谁所制,发挥神化未渠央。”^[34]

关于唐代贡笔的数量,史籍中没有记载。但是,宋代对贡笔数量就有了明确记载,“宋代宣州宣城郡宁国军节度,岁贡笔五百管”^[35]。在生产技术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笔的生产量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大的变化。唐、宋史料记载贡笔的时间相差不远,且制笔技术没有大的变化,据此推测,唐代岁贡紫毫笔的数量大体相同。但是,岁贡笔五百管似乎并不足用,宫廷内另置有笔工负责造笔,如“弘文馆造供奉笔二人、造写御书笔二人;修史馆造笔四人;秘书省造笔一人”^{[32](35)}。除此之外,对地方贡笔另有索取。“每月进笔及棹衣杵、琴瑟、琵琶弦、金银纸,须则进之,不恒其数也。”^{[32](573)}意即除了岁贡外,还有月贡,只要朝廷有需要,地方就需进贡,没有定数。

四、宣笔衰落的原因

“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佑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他笔数枝。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于是浸不见贵,而家亦

衰矣。”^[36]宣笔在经历了唐至北宋前期的辉煌后,于北宋中后期逐渐走向衰落。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其一,宣笔的制笔材料紫毫、鼠须等较难得到,宣笔制作艰难,价格较贵,在市场竞争时,很容易被同类物品价廉者取代。前已提及“尔知紫毫不易致,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宣笔采用的另一主要原材料鼠须也很罕见,栗鼠并不是家鼠,不容易得到。若以普通的羊毛和兔毫制笔就容易得多。陈槧所著《负暄野录》中载:“以羊合兔盛于今时。盖不但刚柔得中,适宜作字,而且价廉工省,故人所竞趋。”^[37]这种以普通羊毛和兔毫制成的笔,时称二毫笔。羊毛和兔毫都易得到,制作起来工艺省事不少,而且制出的笔价格低廉,很快受到人们的欢迎。

其二,宣笔急于占领市场,而日渐忽略了质量。如陆游所言:“宣城晋陵竞声价,外虽甚饰中枵然。”^{[20](1508)}宣笔为了在与其他地区笔的竞争中获胜,为了赚取利益而不顾质量,做工变得徒有其表,失去了笔的实用性。“今之工者,急于射利而不顾败名。上之取者,亏其价值而不择好丑。”^{[12](337)}笔工做笔以获利作为出发点,而忽视了制作名声,使得宣笔的质量急速下滑。陶季《购笔叹》云:“宣城诸葛高,善制紫毫笔。尝闻欧阳九,称誉甚精密。吾斋止破砚,循名几失实。”^[38]在市场竞争中,只重利润,忽视质量,宣笔越来越名失其实,其日渐衰落也是必然。

其三,其他地方制笔,尤其是湖笔的异军突起,使得宣笔迅速失去了其原来的优势和地位。有唐一代,诸葛氏一枝独秀,而宋代以后,涌现出一大批制笔人,宣州逐渐失去了其领先地位。“自宣城诸葛氏以散卓得名,苏子瞻亟称之。而弋阳李展、舒城张真……张耕老之徒,往往因苏黄诸君子之言垂名于后,元初则吴兴冯应科、陆颖辈为赵文敏赏识,而宣州无闻焉。”^{[39](127)}各地涌现出众多制笔人,有的受到著名书法家的喜爱,形成不同的制笔特色。“江南皆尚湖笔,余在嘉禾习用之。至宁索可供摹画者,亦解仿湖笔,殊不能穷其工。”^{[39](529)}湖笔的异军突起,使得宣笔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逐渐被湖笔取代。

最后,由于制造宣笔是世代为业,技不外传,最终未能发扬光大。针对这一点,许多人表达了惋惜之叹。“今诸葛之后,已无其人,制法亦失其传。”^[17]“然则笔之名于世者,宣城最也。而今失其传,乃仿湖笔为贗鼎矣。”^{[39](529)}“诸葛氏非但艺之工,其鉴识固不弱,所以流传将七百年。向使能世其业,如唐季时,则诸葛氏门户岂剧灭息哉。”^[40]

从东晋至北宋,宣笔流传将近七百年。尤其是唐代,宣笔凭着其优良的技艺以及舒适的笔感,为时人

所熟知,并无数次作为贡品步入宫廷。然而,却终因未能世其业等原因而在竞争中落败,优势地位终为湖笔所取代。

参考文献:

- [1] 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C]. 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110.
- [2] 董浩.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 朱友舟. 韩愈毛颖传之中山考[J]. 兰台世界, 2012(2): 41-42.
- [4] 苏易简. 文房四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5] 张耒. 明道杂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
- [6] (宋)佚名. 宣和画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28-529.
- [7] 段公路. 北户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8] 周应合. 景定建康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83.
- [9] 李吉甫. 元和郡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0] (民国)辑安县志[M]. 民国二十三年石印本: 224.
- [11] (至正)金陵新志[M]. 元至正四年集庆路儒学刻本: 1410.
- [12] 谢肇淛. 五杂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3] 韦续. 墨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9.
- [14] 宋集珍本丛刊[C].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313.
- [15] 陶谷. 清异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266.
- [16] 谢应芳. 龟巢稿[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36: 291.
- [17] (光绪)宣城县志[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68.
- [18] 四库全书(集部23)[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8.
- [19] 李昉. 文苑英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1561.
- [20] 陆游. 剑南诗稿[C]. 长沙: 岳麓书社, 1998.
- [21] 梅尧臣. 宛陵集[C]. 吉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5: 332.
- [22]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2册)[C].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142.
- [23]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6.
- [24] 宋集珍本丛刊(第73册)[C].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407.
- [25]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767-768.
- [26] 黄庭坚. 豫章黄先生文集[C]. 上海: 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 [27] 四库全书(集部72)[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71.
- [28] 全唐诗[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2980.
- [29] 王兴. 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J]. 北京大学学报, 1982(4): 59.
- [30]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066.
- [31]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222-3223.
- [32] 李林甫. 唐六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33] 张仁玺. 唐代土贡考略[J].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3): 42.
- [34]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4集部)[C].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8: 37.
- [35] 王存. 元丰九域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41.
- [36] 叶梦得. 避暑录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0.
- [37] 陈樾. 负暄野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3.
- [38]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8册)[C].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293.
- [39] 续修四库全书(第1176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40] 蔡绦. 铁围山丛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95.

On writing brush from Xuan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WEN Yuanyu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In the Tang Dynasty, writing brush from Xuanzhou was called violet pekoe pen because of its special manufacturing materials—violet pekoe. Xuancheng Zhuge family made pens for generations, which were all of high quality so as to have won high reputation, thus writing brush from Xuanzhou was also known as Zhuge pen. The violet pekoe pen and Zhuge pen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writing brushes from Xuanzhou. Violet pekoe came from the middle mountain in Xuanzhou lishui, rather than from the Zhongshan Country in Han Dynasty. The writing brush from Xuanzhou was made excellent, people who used writing brush from Xuanzhou were very extensive, and evaluation about it was very high. Writing brushes from Xuanzhou were used tribute pen at least in the Tianbao years of Tang Dynasty. As a tribute pen, the writing brush from Xuanzhou had to meet more strict quality requirements. However, through the prosperity of the Tang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the writing brush from Xuanzhou was in decline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Key Words: Tang Dynasty; writing brush from Xuanzhou; violet pekoe; Zhuge pen; decline

[编辑: 苏慧]